

□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高清海先生纪念专题

# 类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表述

元永浩 张佩荣

【摘要】当今人类已经开始从个人本位时代进入到类本位时代。人们通过反思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意识到人除了有一个种生命之外还有一个类生命，有一个人、社会、自然融合为一体的宇宙大生命。当然，当今时代的天人一体关系不是指古代那种人与自然未分的浑然一体的状态，而是指人作为强大的主体性力量改变和决定宇宙大生命的未来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要继承中国传统的宇宙生命意识，以自由个性的方式成就类生命，维护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系统。高清海的类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核心概念是类生命，它植根于中国的传统哲学。类哲学是高清海面向现实和未来建构出来的新的哲学世界观，也是中国传统生命意识的当代表述。

【关键词】类哲学；类生命；高清海；中国哲学；人的价值；生命共同体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8JJD72000）；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培育项目（2018ZDPY03）

【收稿日期】2019-06-06

【DOI】10.15939/j.jujss.2019.05.zx3

【作者简介】元永浩，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高清海哲学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哲学博士；张佩荣，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12）

## 引言

高清海是当代中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哲学家，他在上世纪 80 年代引领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在 90 年代则创立了类哲学的思想体系。长久以来，哲学界一直努力去解读他的类哲学，但许多疑惑仍然悬而未决，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理解和解释路径方面存在问题。应该说，高清海的哲学之路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曾有过一次重大的转折，如果说他前期主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和哲学观念变革，那么后期则致力于建构“类哲学”思想体系。应该说这两个阶段之间既有关联又有差异，因而，倘若只是从前阶段的思想逻辑去理解后阶段的哲学，那么理解类哲学必将面临许多无法克服的难题。

在高清海类哲学思想体系的生成过程中，马克思哲学的重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例如，高清海类哲学当中的“类”概念，直接来自于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类”概念被用来表达人充分实现主体之全体性，即人与社会、自然有机统一的状态<sup>[1]58</sup>；又如，他的类哲学非常重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三阶段说<sup>[2]104</sup>，把人类历史解释成人独立性和自由个性的形成过程。但只要认真分析就会发现，他对待马克思思想遗产的方式不是无条件地全盘接纳，而

是将它充分地消化和吸收在自己的思想中。首先，高清海的类概念固然也在表达人、社会、自然统一为一体的存在状态，但这里的核心不在于如何实现个人的主体性问题，而在于如何修复由于人的支配和开发而遭到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的问题，这已经超出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传统人本主义的思维方式。其次，高清海从人之类本质的生成史角度，将马克思的三阶段说进一步阐释成为——人类从“群体本位”出发，经过“个人本位”，进入“类本位”的历史进程。在这里，他将马克思的人的“自由个性”的形成过程，进一步解释成为“类主体性”的生成过程；经过这种语境的转换，自由个性问题已提升到人的类本质在个体当中实现的问题。

马克思曾使用过“类”、“类本质”、“类存在”、“类意识”、“类生活”等概念，而高清海的类哲学所强调的核心概念为“类生命”。高清海不仅区分了种生命和类生命，并以类生命概念来表达人的成熟的生命状态。可以说，高清海的类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而这种生命哲学植根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从高清海的读书笔记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曾大量地、仔细地阅读和梳理过中国古代哲学经典文献，并且对一些重要的文献进行过详尽的分析和概括。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题目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这篇论文一方面表达了他对未来中国哲学发展的期待，另一方面更向人们传达了他的哲学创新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应该说，类哲学是他面向现实和未来建构出来的新的哲学世界观，也是中国传统生命意识的当代表述。

## 一、 中国古人的宇宙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

中国古人的生命意识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华夏文明的开端处。根据《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sup>[3]572</sup>在尚未创造文字的上古时期，伏羲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经过持续的观察、对比、分析，意识到天地万物之间存在有机的相关性，并且其变化呈现出有序的状态，于是用阴阳符号的三重组合创立了八卦系统。应该说，易八卦系统体现的是一个有机体的世界观，而其根本是由阴阳关系构成的秩序，因而《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sup>[3]538</sup>。那么什么是阴阳呢？众所周知，古人的阴阳包含着天地、男女、刚柔、明暗等相互对待的关系，但这些相互对待关系不是来自逻辑的抽象，而是发端于他们直接的生存经验。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按照山的北坡阴暗处与南坡光明处来阐释阴阳两字的直观内涵；而这实际上表明古人在生存中意识到，天地的交互作用以及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对一切生命体具有重大的影响。不过，古人的阴阳观念还来自于另一个内在的经验：即任何一个个人的生命都直接来源于父母，男女关系应该说是人作为族群和物种得以延续的基础；不仅如此，雌雄关系同时也是一切生命体得以产生和延续的前提条件。如此说来，古人的阴阳概念所表达的是他们这两种生存经验融摄起来的生命意识。

不过古人的阴阳概念，不仅表达古人的生存经验范围内的事实，同时表达了他们对超越于经验之上的宇宙整体的觉解；因为他们追问的不仅是有限个体生命的由来，还要追问万事万物存在的终极根据。因此《周易·系辞下》明确指出“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sup>[3]582</sup>这句话尽管将“天地絪縕，万物化醇”与“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并列陈述，古人也经常把天地和父母统称为“天父地母”，但我们不能把这两个关系简单地等同起来。这两者之间本质的区别就在于，男女是一对有限的生命个体，而天地是一对无限者。老子在《道德经》中强调天地对生化万物的基础意义时指出“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sup>[4]19</sup>从老子的逻辑看，万物的根源不可能是特定的、有限的事物，而只能是无穷无尽、无

生无灭的东西；因为只有无限的、永恒的存在者，才无所欠缺、毋需自生，如此才能够成为生化万物的根基。如此说来，“天地絪縕，化醇万物”所表达的是一个终极性的解释原则。首先，这句话表达了天地对万物和人的先在性。当然，这里所谓的天地对万物和人的先在性不是指时间上的先在性，而是指逻辑的先在性；因为我们无法想象抽出万物的情况下，作为纯粹空间的天地，更无法想象这种纯粹的时空如何生成万物。《周易·序卦》更明确指出了天地对万物和人的奠基意义：“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sup>[3]647</sup>其次，这句话表达了古人如下的宇宙观：万物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整体。如果说万物化生是“天地絪縕”的结果，那么它必然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此，《庄子·齐物论》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表述：“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sup>[5]23</sup>。即天地既然具有化生万物的本能，那么它与手指头一样必然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东西；同样，万物既然是天地化生出来的东西，它必然不会是杂乱无章或僵死的东西，而如一匹马一样必然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整体。

天地万物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整体，这个命题对后来的哲学家们理解人及其本质具有重大的奠基意义。《周易·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sup>[3]538</sup>，即道是宇宙整体阴阳和谐的状态。承继该道者便拥有善心，落实该道者便成就人性。中国古代大多数儒家都是在天人合一的大生命角度去理解人道、人性和人心的。子思就是从生生不息的天命或天道落实的角度去理解人性的，此所谓“天命之谓性”<sup>[6]17</sup>。在孟子看来，人类与动物的生命活动几乎没有区别，区别只在于心灵当中的一点点“善端”；人只有把它不断地扩充开来，才能充分实现出人性并通达生生之道，此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sup>[6]331</sup>。

明代大儒王阳明认为，人们在本心中能够发现通达于一切生命体的“仁体”。他在《大学问》中解释说：“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殫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sup>[7]968</sup>在他看来，成人、孺子、鸟兽、草木也都有不忍之心、悯恤之心和顾惜之心等共感，而这些共感发端于宇宙生命整体的“仁体”，人成为人的过程就是通过修行找回本心中仁体的过程。

总之，在中国古人看来，天地万物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机整体，其变化的方向为不断地生成生命。在这个宇宙中，人不仅是一个普通的生命体，而且是一个能够体察天命并努力保全宇宙生命系统的生命体。杜维明先生在阐释天命与人性关系时说道：“因为人性是上天赋予的，所以天道（天理应该就是这样起作用的）就内在于人性之中。天使人成为人，但人也应该对天做出反应。天赋予了我们的本性，扩充它是我们的义务。这意味着人类有能力和责任在世上践行天道。仁的最高表现是宇宙论和人类学意义上的。”<sup>[8]375</sup> 中国人从一个大生命的系统去理解天地万物和人，这已经离“类生命”意识不太远了。

## 二、从类生命生成的角度看人类历史

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出现在地球上本来就是宇宙整体的杰作。宇宙万物的神奇变化诞生出美妙的地球，而地球上的适宜的温度、空气、水以及诸多生命体共同的交互作用，又为人类这一物种

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人类是天地万物的有机整体孕育出来的结果，其种生命归根结底属于“生生不息”的万物系统。

一般来说，在宇宙大生命系统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状态的情况下，地球上的大多数物种犹如该大生命体中的器官一样也都在保持质的稳定性。正如任何一个个体动物无法改变其本性那样，一个物种的普遍性或本质规定性是通过遗传密码固定下来的，因而对于属于该物种的个别生命体而言是先天给予的、无法选择和改变的，个别的生命体的生存目的就在于，通过新陈代谢和繁殖来延续其物种生命。只有在极端的地质年代，地球大生命系统中的一些因素发生剧变，才会出现许多物种因无法适应该状态而被消灭，另一些物种则通过变异进化来适应新环境或者通过基因突变产生出新的物种等情况。

当宇宙大生命系统孕育出作为一个新物种的人类的时候，该宇宙系统的状态就已经规定了该物种的聚群性本质。最初，个人还没有独立的人格和生存能力，只有作为群体当中的一员才具有人格和生存资格，一旦离开自己归属的群体就失去人格和生存资格；这种状况要求个人绝对服从于群体，甚至还要求为群体牺牲个人。在人类历史的最初阶段，人们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构成群体，并通过群体内部分工和合作的力量来维持和延续个体和种的生命，在这一点上，人群与蚁群或蜂群基本上没什么区别。但人群也有不同于一般动物群体的特点：蚁群或蜂群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是恒定不变、始终如一的，而人群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人群对环境的影响力不断增强，逐渐成为改变地球生命系统的重要力量，甚至逐渐形成一种主体性的力量。

人类真正成为主体性的存在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人类从此以强大的征服力量将整个自然界当作满足自己需求的对象和客体。此时的主体不再是群体，而是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独立个人。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工业商业交往在全球范围里的拓展，各民族国家的历史交互作用形成一个统一的世界历史；在这完全瓦解了群体本位时代的“人的依赖关系”，使个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sup>[9]86</sup>。在此，“人的依赖关系”是指群体本位时代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是指摆脱群的束缚而成长为独立个体的人。总之，工业革命造就了作为主体的、普遍交往中的独立的个人，以及这些强大的主体以实践活动来不断改造的、作为客体的自然界，这标志着人类开始从群本位的时代进入到个人本位的历史时代。

可以说，个人本位的人的存在方式的出现是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事件。首先，这说明人的交往的发展扩大，完全突破了种群的局限，使人真正成为具有全球性的人类；其次，人的创造力已经成为人类共同享有普遍的力量，并且为独立个人的发展创造条件。不仅如此，群体结合成为人类，个体成为独立的主体，这说明人开始超出种生命的限度而形成自主的生命，即类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类生命不是宇宙大生命赋予人的先天本质，而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后天获得的本质。

另一方面，此时人的独立和解放只是针对于群本位时代的人身依附关系而言的，因而这并不等于说，个人摆脱了种生命固有的限定性关系，而只是说人对群的依赖性转向了人对物的依赖性。这里所谓的“物”指的是以商品和财富的形式出现的对象性的东西，而这对象性的东西在自由市场上都将受到资本这一强大力量的控制和支配，如此就出现个人、社会以及自然之间发生的关系普遍都以资本为媒介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基于生存欲望而过分地追求物质利益，就出现人的活动的结果背离人的本质的异化状况；而人们利用其强大的力量去无度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会导致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

在这里，所谓生态系统，指的是地球上的生命体与生命体、生命体与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相

互影响的动态的平衡状态; 而当代人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地开发利用, 会导致生态系统出现急剧失衡的状态, 甚至临近生态系统崩溃的边缘。如果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地球环境系统, 不难发现, 最基础性的条件就是适合于生命出现的温度、空气、海洋和大地等良好的无机环境, 在这种理想的环境下才能够孕育出有机物和生命, 也只有在这种地球上的无机环境和生命系统的复合作用下才会出现人类。从这个角度看, 地球的自然环境系统可谓是人类生命永恒的前提, 人类的生成、存在和发展始终不能离开这一关系, 因而破坏自然环境系统实际上等于破坏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基于上述情况, 生态伦理学家们主张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别生命体之间所没有的伦理道德关系。尽管这种生态意识和生态伦理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 但只要我们认真反思将会发现, 人与生态系统的二分法以及生态伦理关系的确认, 本质上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 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考察人类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就会发现, 所谓生态系统的观念, 表达的是地球作为一个大生命体的存在状态, 以及构成该大生命体的各种无机的和有机的因素之间复杂关系, 而其中必然包含作为生命个体的人及其社会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 人与生态系统的关系本质上隶属于宇宙大生命内部的关系, 人的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实际上也就属于宇宙大生命的自我意识。

《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sup>[5]29</sup> 庄子的这句话表达了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存在状态。一般来说, 任何个人都不会是独立于外物的、孤立的存在者, 而总会受到来自外在事物的影响; 但即便如此, 任何个人也总会是他自己, 人总会以独特的方式将来自外物的影响转化成“我”的生命的构成要素。即“我”作为一个连绵不断的生命之流, 将生生不息的天道落实在“此处”。当然, 庄子在这里达到的是人与自然尚未分离状态下的天人合一境界, 那么如今人类是否可以通过强大的个人主体性力量, 去重新建立一种新的天人一体境界呢? 应该说, 这是可能的。如今人类的生产力已经基本上能够满足人们生活必需的需要, 从而开始摆脱“物的依赖性”追求“自由个性”。正是在这种状况下, “人的自由个性”所追求的不是一种任意的生活方式, 而是指一种更好地体现生生不息的天道的个体化生存方式。在这个时代, 每个人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接纳天地万物, 也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成一个属于自己的宇宙。

如今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宇宙, 而且每个人以其强大的力量影响着周边的世界, 不断地参与构成更大的生命活动。即: 任何个人的主体性活动不仅影响他者, 并跟他者一起共同构成社会; 还会影响其他生命体, 进而影响整个宇宙生命系统。固然宇宙当中的任何一个生命个体也都与其他生命个体有普遍的互动关系, 但如今我们之所以强调人与人、人与宇宙生命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 乃是因为此时人之强大的主体力量已经成为改变宇宙生命系统的最重要因素。这就是说, 人已成为宇宙大生命的灵魂和主体, 开始主导宇宙生命系统的未来。

在我们的时代, 强大的机械力所推动的工业化已经日落西山了。高清海在上个世纪末曾经明确提出, 人类已经开始从“个人本位时代”进入到“类本位的时代”<sup>[10]11</sup>。他还说“本来的生命只是面对它的生存环境, 人的生命则是面向整个存在的, 人的最终归宿是要使生命去溶化宇宙, 也要把生命溶化于宇宙。也可以这样说, 自然的潜在能量通过人的生命活动变成了现实的力量, 这也就意味着人通过自己的生命活动把宇宙变成了生命的活物, 也就是赋予了自然存在以生命意义。”<sup>[11]151</sup> 人不仅已成为面向宇宙整体的存在者, 同时也成为宇宙大生命的主体, 人们的活动方式将决定着宇宙生命共同体的未来命运。

### 三、人的类生命及其价值

我们在前面区分人类发展不同阶段时曾使用“本位”的概念，而所谓“本位”的含义是指人作为主体所追求的核心价值。这也就是说，我们将把人类历史分为群体本位、个人本位和类本位三个阶段，其根据就在于不同历史时期主体追求的核心价值的不同。即，在群体本位的前现代时期人们崇尚自然和群体的价值，在个人本位时代则推崇个人的价值，而在我们正迈入的类本位时代将会高扬类生命和类存在的价值。

实际上，个人本位时代是人开始摆脱种生命限度，并开始生成类生命的一个过渡阶段，正因为如此，其中隐含着深刻的矛盾。那时个人尽管已经摆脱了对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依赖，但个体生命仍没有摆脱种的规定，仍以追求物质利益当作生命的直接目的，个人作为生命主体仍要通过对对象性活动实现自己的价值，通常也要卷入资本运作过程之中，并按照获取利益的多少来衡量价值，因而经常会出现人的异化和拜物教的问题。不仅如此，此时的人们把宇宙万物仅仅理解为满足人的各种需求的对象或资源，因而在无度的追逐利益和开发利用资源的过程中，导致严重的生态问题和全球性问题，反过头来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改变人的自我意识和价值意识，确立类生命意识和类本位价值观。

在类本位时代，人类的生产和创造力已经能够基本满足大多数人们生存的需求，从而人的实践活动的直接目的，不再是为了活着或占有财富，而是为了展现人的自由个性或实现人的类本质。应该说，只有在类本位时代，人才真正凸显其作为价值实体的核心作用。如今不管是音乐家、画家、园丁、厨师，只要他们充分发挥他们天命中固有的创造性潜能，以其创造性劳动给人们带来美好的东西就具有价值。在类本位时代，过去那种标准化的熟练工种的劳动日益被自动化机器系统或机器人所代替，人的劳动主要剩下了那些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劳动，而且这种创造性劳动的价值本质上也无法通过抽象劳动量来计算其大小。超越资本统治的办法不在于改变所有制形式，而在于让人们意识到类生命的价值，使人的劳动及对物的占有变为生成人的类生命的途径和手段。

所谓价值范畴表达的是存在者之间的肯定性关系。从常识的角度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可归结为高级灵长类动物与环境的关系，因而自然环境的价值，就在于满足人类这一物种的生存的需求。但从类哲学的角度看，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是类生命内部的自我相关关系，一个人的价值就在于自觉地维护生生不息的宇宙大生命系统，由此来保全人的类生命。

《中庸》云：“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sup>[6]30-31</sup>意思就是说，只有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生命，才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天性；只有充分实现自己的天性，才能够充分实现他人的天性；只有帮助别人充分实现天性，才能充分实现万物的天性；只有让万物充分实现天性，才可以参赞天地、化育为物；只有参赞天地、化育为物，才可以跟天和地并列为三才。《孟子·尽心上》也有类似的表达：“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sup>[6]331</sup>当然，在中国古代，“赞天地之化育”属于个别圣人的道德人格，其主要目的在于建立社会的伦理共同体；而如今该命题真正包含着人的自由个性对宇宙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就现实的人而言，价值作为存在者之间的肯定性关系，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正因为如此，类概念当中同时包含着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这两个方面的同

一性关系。只有通过社会，个人之间才能以“本质交换”的方式共享彼此的创造力，才能充分发展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并实现自己的类生命本质。这种能够充分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个性的社会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个人得到了发展，发挥出他们生命中内在创造潜能，人的类本性便丰富了，社会也就进步了。”<sup>[10][22]</sup>宇宙生命系统在纯粹的自然状态下曾创造出多样性的生命样式，而如今它通过人创造着一种充满个性的人，以及日益丰富的自由的社会和文明世界。

在类本位时代，自由个性的人和宇宙生命意识已成为人类所推崇的最高价值标准，能否遵循这一价值标准，将成为决定人类命运的重大的事情。《老子》有言“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sup>[4][125]</sup>天下有道意味着万物维持一个绵延而柔软的秩序，而天下无道意味着这种秩序被暴力所摧毁。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宇宙上始终存在着一种强大的暴力，始终威胁着丰富而美丽的大生命系统，使之成为等质的无生命的沙漠，而人的最高使命则在于维护自己的类生命。

## 结 语

高清海是一位最具原创意识的哲学家，他直面我们时代的人类遇到的最重大的问题，灵活运用马克思遗留的思想资源，充分吸收和消化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创立了符合我们时代的类哲学思想体系。

中国人一直把天地万物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还把人理解为与该宇宙生命整体融为一体的存在者，这为类生命意识的产生提供了世界观基础。然而，现实中人的类意识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经过工业化以来，个人主体力量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及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之间矛盾的日益激化，人们才开始逐渐意识到人的生命依赖于宇宙大生命，意识到人除了有一个种生命之外还有一个类生命，意识到人的真正的价值就在于以个人独特的方式实现天道。从这个角度看，高清海的类哲学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精华，也是中国传统的生命哲学的创造性转述。该哲学为我们建立一个美好的人类共同体和生命共同体提供可靠的世界观基础。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 [3] 黄寿祺、张善文 《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4] 楼宇烈 《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 [5] 曹础基 《庄子浅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 [6] 朱熹 《四书集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
- [7] 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8] 杜维明 《精神人文主义：己·群·地·天》，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论文集，北京，2018年。
-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 [10] 高清海 《新世纪“人性革命”时代》，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
- [11] 高清海 《高清海哲学文存》第2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

[责任编辑：白 刚 由 阳]

Central Docu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dualism loosening of rural orientation”, “dualism loosening of urban orientation” and “rural-urban interaction”. Although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have been developed to different degrees at different stages, the essence that the reform of rural land institution at each stage supports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re holds, reflecting the asymmetric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o break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prior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adhere to the general idea of reforming land use rights and property rights with more emphasis on the property rights reform, under the premise of considering food security, local government incentives, and adhering to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rural land, and carry out policy adjustment in contracting land, homestead, collectively-operated construction land and land acquisi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Pareto” reform of farmers transferring into the city, urban surplus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ensur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Keywords:** urban oriented policy; urban and rural dual structure; asymmetric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rural land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ability:  
The Rural Women’s Poverty and Policy Adjustment**

CHENG Ling ( 163)

**Abstract:** Women are the main constituent of the rural poor and an important force in anti-pove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ability, the lack of capability is the root of women’s poverty,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ciety, economy and culture. Anti-poverty policy, therefore, need to improve women’s capability as the goal, to build a gender equality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More effective targeting of poor women in institutional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ake some interventions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number of poor women.

**Keywords:** capability; women’s poverty; anti-poverty; policy adjustment

**Some Questions about Study on Gao Qing-hai’s Philosophy of Species**

WANG Fu-sheng ( 170)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creative and influential philosoph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Gao Qing-hai deserves attention. His philosophical thought should be studied persistently and deeply whose kernel is study on Species Philosophy. Through raising and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such as “why Species philosophy”, “where does Species philosophy come from” and “what is Species philosophy”, this paper tries to give an elementary explanation of this point and draw a rough outline and scope of the study on Species philosophy.

**Keywords:** Gao Qing-hai; thinking mode of practice view; species philosophy; human being; dialectic

**On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of Gao Qing-hai’s Thought of Being-Human and Its Significance**

WEI Shu-sheng ( 178)

**Abstract:** The reform of philosophical view is the main topic in Gao Qing-hai’s ideological achievements. He clearly presents and claims the new philosophical view of “man is the mystery of philosophy”, which forms the way of thinking of human-centered and value ideal. Being-human is very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thought in Gao Qing-hai’s achievement on human. He claims that what man is superior to animal is being-human, but he doesn’t further explain that being-human is also a “troublesome thing”. This paper will further develop Gao Qing-hai’s thought of being-human and elucidate deeply the philosophy connotation of thought of being-human in Gao Qing-hai and its significance of the philosophical view.

**Keywords:** Gao Qing-hai; being-human; philosophical view

**Species-Philosophy: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YUAN Yong-hao, ZHANG Pei-rong ( 186)

**Abstract:** Nowadays, human beings have begun to enter the Species-standard era from the individual-standard one. By reflect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human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people realize that besides the species-life, in their nature there is also a Species-life, a cosmic life in which one person integrates with society and nature. Of course, the Heaven-man unity in the present age does not refer to the undivided statu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ancient times, but means a status in which as a powerful subjective force, human beings can change and decide the future of the universe. In this status, we should inherit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osmic life. Achieving one’s Spe-



cies=life with a way of freedom and individuality , and maintaining the ever-flourishing cosmic-life system.

**Keywords:** Chinese philosophy; the Species life; the value of mankind; a Community of Shared of life

### **Influence of Incorporation Word Building on the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exical Semantics**

ZHANG Bo ( 193)

**Abstract:** The semantic structure of an incorporation compound ( i. e. , a compound that involves the word building process of incorpor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 linear structure of a common compound , in that the incorporation compound shows an implicit hierarchical structure.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morphemes that have undergone incorporation and the number of times of incorporation , the semantic structure of incorporation compound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one incorporated morpheme , two layers; two incorporated morphemes , two layers; one incorporated morpheme , multiple layers; and two incorporated morphemes , multiple layers. Only by extracting the semantic meaning of the word underlying the incorporated surface morpheme can the incorporation compound be accurately understood. The new word generated by incorporation is identical in form with one of the component morphemes in the original word , thus adding incorporated meaning to that morpheme. When compared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teral meaning and the extended meaning of a word , the incorporated meaning is not 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on-incorporated meaning , which then gives rise to a question that deserves in-depth investigation: Do the incorporated meaning and the non-incorporated meaning conveyed by the same surface morpheme fall under the category of polysemy or homonymy?

**Keywords:** incorporation word building; lexical semantic structure; development of lexical semantics; hierarchical structure; polysemous word; homonym

### **A Pair of Affirmative and Negative Forms in Chinese with the Same Meaning:**

#### **On the Problem of Word Sense of “Chufei”**

SHI Wei-guo , YANG Shuai ( 203)

**Abstract:** While “chufei…… , bu……” and “chufei…… , ( cai ) ……” are negative and affirmative in form respectively , they have the same meaning , which result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word “chufei” can express either affirmative or negative meaning. When expressing affirmative meaning , the word “chufei” is closest to “zhiyou” in meaning; its meaning counts on the concrete meaning of the sentence it appears in when it conveys negative meaning , in which case it is in meaning similar to “ruofei” , “fei” , “bushi” , “chule……zhiwai” and so on. Two meaning of “chufei” have the different generative mechanism: The negative meaning of “chufei” stems from the juxtaposition and reinforcement of the same sense of “chu” and “fei” , while its affirmative meaning arises from semantic blending and structural reconstruction.

**Keywords:** chufei; affirmative and negative forms with the same meaning; the juxtaposition and reinforcement of the same sense; semantic blending; structural reconstruction

### **Grammaticalization of “Attributive + Personal Pronoun”**

WANG Zhao-hui , YU Jun ( 212)

**Abstract:** 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Chinese “attributive + personal pronoun” (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M + PP” ) structure , has been said to be Japanese , European languages or Chinese itself , being controversial for decades. In 2007 and 2008 , the Chinese Language journal published two articles in succession in support of the Japanese origin and the Chinese origin respectively , and ever since the discussion has gradually ceased , but questions remain and need to be clarified. Based on diachronic corpora , this paper divide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Chinese “M+PP” structure into four phase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M+PP” structure , “M+PP” with the auxiliary and “M+PP” without the auxiliary , but previous discussions about its origin didn’t distinguish between them and are therefore misleading. The “M+PP” structure before 1918 , has a very low frequency , and thus belongs to the phenomenon of “implicit grammar”. The first significant example of “M+PP” structure in modern Chinese comes from Lu Xun’s Madman’s Diary published in 1918 , instead of Liang Qi-chao’s article in 1903. The rise of the modern “M+PP” structure is due to the dual factors of the Chinese inherent “M+PP” structure and the Japanese “M+PP” structure.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helpful to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origi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Chinese “M+PP” structure.

**Keywords** “attributive+personal pronoun” structure; grammaticalization; corpus; diachronic study